

◆ 张 慧 曹其敏 / 著

中华名伶传奇丛书
清新隽雅

喜彩莲



78

人民音乐出版社



郑州大学 *04010308317R*

清新隽雅

中华名伶传奇丛书

人民音乐出版社

喜彩莲

张慧曹其敏/著

K825.78
X163



出身贫苦，

为糊口才学唱戏。

重戏德，

救场如火初露头。

成名『阳春社』，

闯江湖，

巡演大江南北。

博采撷英春申地，

锐意改革面貌新。

人隽雅，

艺清新，

众口赞其为『时代艺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新隽雅喜彩莲/张慧,曹其敏著.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10

(中华名伶传奇丛书)

ISBN 7-103-02606-8

I. 清… II. ①张… ②曹… III. 喜彩莲-传记
IV.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7451 号

责任编辑:张 辉

责任校对:颜小平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2号 邮政编码:100036)

Http://www.people-music.com

E-mail:copyright@rymusic.com.cn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诗 32 开 2 插页 10.5 印张
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40 册 定价: 13.7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装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部联系调换。电话:(010)68278400



郑州大学 *04010308317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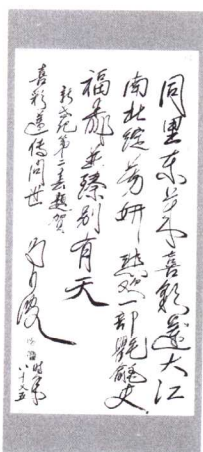
▲《人面桃花》饰杜宜春

◀(左三图)喜彩莲便装照





▲ 20世纪60年代演出《向阳商店》受到彭真同志的接见



▲ 马少波先生为本书题写的诗序



▲ 《小女婿》饰陈快腿



诗 序

——新世纪第二春题贺喜彩莲传问世

马少波

同里东莱喜彩莲，
大江南北展芳妍。
悲欢一部氍毹史，
福寿并臻别有天。

目 录

诗序·····	马少波
一、我也得当顶梁柱·····	(1)
二、小荷露出尖尖角·····	(12)
三、小角顶梁唱新戏·····	(29)
四、芙蓉屏上见真情·····	(42)
五、愿当甩手大主演·····	(56)
六、阳春社出师大捷·····	(73)
七、初生牛犊下江南·····	(87)
八、浓情蜜意闯江湖·····	(105)
九、磨炼提高在上海·····	(115)
十、改革图强夫妻忙·····	(133)
十一、酒香不怕巷子深·····	(144)
十二、好难演的戏外戏·····	(163)
十三、宁可缺钱不缺德·····	(180)
十四、别开生面《潘金莲》·····	(195)
十五、“白喜对垒”入境·····	(208)
十六、京腔京韵润喜派·····	(225)
十七、始料不及惜分飞·····	(253)

十八、喜彩莲又回来了·····	(267)
十九、我重新活了一回·····	(286)
二十、霜叶红似二月花·····	(304)
附录 喜彩莲演出剧目略计·····	(323)
后记·····	(326)

一、我也得当顶梁柱

评剧这个原来并不起眼儿的小戏，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居然成了气候。它呱呱落地是在河北东部的昌黎、滦县、乐亭一带，前身是农民农闲时讨吃的活计“莲花落”。由于出了成兆才等一批大能人，自己凑故事、编本子，对相邻的姊妹艺术敢于大大方方地“拿来”：它借了河北梆子的锣鼓经和部分板式，调门可比梆子低，本嗓唱，好听又好懂；它偷了京剧不少表演程式，又不求高难，好学又好看；没钱置行头，买绣活，穿上家做的袄裤，少动或不动宫廷袍带戏，而家长里短、伦理道德的故事贴近生活，老百姓爱听又爱看。就这么一来二去，被叫过落子、蹦蹦儿的小戏儿，二十多年光景，出息成敢走南闯北的大剧种了。华北、东三省是根据地，往南不仅过了黄河，还跨了长江，上海、南京、江西、湖北、广西都有过评剧班社演出，再后来还到了西南与西北的省区，除

了京昆，评剧的声名传播得够宽够广了。单说一个北京城(这里好长时间称北平)评剧的班社就有十几、二十个，从业人员仅次于京剧，大大超过了榔子和昆曲。到20世纪40年代第一年，京剧界有位老先生慨叹：堂堂的国剧咋就唱不过落子小戏儿？南城的风水竟让俩小媳妇争了去？！

“俩小媳妇争风”指得是评剧的白玉霜和喜彩莲打擂台。当时，白玉霜号称“评剧皇后”，喜彩莲享名“时代艺人”，两个人一个在珠市口把口的开明大戏院，一个在距“开明”有一箭之遥的华北戏院，相持演出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传统老戏，新编故事戏，改良时装戏轮换上演，不敢说场场爆满，两家从没掉下八成座这可是实情。这两个园子距前门大栅栏、鲜鱼口的剧场群不到二里地，阵容软点的戏班，业务上多多少少是受到了些影响，因此才引出了前面那位老先生的喟叹。

此时的白玉霜头戴评剧皇后、电影明星、白派创始人三顶桂冠，在评剧界是位叱咤风云的人物，是她打破了评剧班社在上海滩不能久驻的僵局，一气儿在上海的恩派亚大戏院唱了两年多，给评剧扬威立蔓，“风魔”了上海滩；是她第一次将评剧、评剧艺人的生活搬上了银幕，使评剧在一个新的艺术领域得到了施展；是她把评剧流派特色不够鲜明的历史予以改

写，创立了低回缠绵、别具一格的新流派——白派，而且带出了传人小白玉霜。然而日上中天之后，即转下行，她身患绝症；生活境遇又十分痛楚，到30年代后期已是强弩之末。而此时本书的主人公喜彩莲则是评剧舞台上升起的新星，绽放着璀璨的光芒，新人、新戏、新艺，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喜彩莲从艺有一个从自愿、不愿到不得不愿的过程，她艺术上的发展则经历了继承、创新、成熟三个阶段。她的路不十分崎岖，但很艰辛；脚步有些歪扭，但基本方向对头，落地坚实。

喜彩莲出身于一个亦农、亦工、亦艺的家庭。父亲张泰和原是山东掖县的农民，由于地处海滨，土地盐化厉害，地里刨不出食，只得闯关东到东北谋生，锦州、沈阳转了一个六够，后来落脚到丹东（那时候叫安东），在一个叫九江的小澡堂子当了搓澡工。东北天气寒冷，洗澡的人不多，舍得花钱让人搓澡的人更少，张泰和一天挣不了几个大子，依旧填不饱肚子。于是托人说情在九江澡堂旁边的一家戏园子兼当茶房，后来又到店房卖票。这戏园子主要演京剧，当时在这里的班底演员有姐妹俩，也姓张，姐姐张桂芬唱老生，妹妹张桂芳唱旦角，由她们的母亲带着。这老太太刁钻厉害，对两个女儿动辄打骂，人们都议论，这个主儿不是后妈就是养娘，究竟是亲非亲就都

不知底细了。当时丹东这个地方白俄多(人称大鼻子)、韩国人多(人称高丽棒子)，他们当中有钱人很多。张老太太看着闺女大了，不能光在台上蹦跹，得找个养家糊口的靠山。不知和园子老板怎么一捏估，就给张桂芬找了个大鼻子，张桂芬说啥也不干，把戏出儿里的一哭二闹三上吊全用上了，闹得老太太怕落个人财两空，只得推了这门亲。但又不甘心，于是放话要给桂芬找个穷光蛋，指着张泰和打比方：

“你不是说有钱的小白脸儿没有好心眼儿吗！这小子心眼儿好，你嫁他！跟他去喝西北风！”

“嫁就嫁！他要我，我就嫁！”张桂芬本来就对这个老实巴交的茶房有好感，借着话赶话，说出了自己的心愿。

一桩婚姻大事就在这场口角中促成了，张老太太居然真地把能挣钱的闺女下嫁给搓澡工、茶房张泰和了，在辛亥革命成功那年成的亲。张老太太原想桂芬过不了穷日子，没几天就得后悔。她的闺女还是摇钱树，还能给她换回好多钱呢！哪承想，张泰和、张桂芬小两口相亲相爱，日子过得挺甜美。张老太太觉得自己成了周瑜，赔了夫人又折兵，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整天寻衅闹事，嘴里不干不净，骂张泰和是下贱坯子，张桂芬放着“角儿”不当，去给“下九流”当黄脸婆。张桂芬是个刚强人，占不到理上，亲娘也不

让。娘儿俩一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最后真的翻了脸，张桂芬决定随张泰和回山东老家，躲开这个胡搅蛮缠的老娘，日子苦点不怕，起码落个耳根子清静。

张泰和带着媳妇张桂芬回到了山东掖县后坡村，此时张泰和的父母早已亡故，夫妻俩将由叔父代耕的几亩薄田收回，过起了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亲友们起初对这个外来的戏班出身的媳妇有些不放心的，觉得一个涂脂抹粉的戏子哪能过农家日子？不想，张桂芬十分本分，持家勤俭，干活虽不利索，但能吃苦，肯学，很快就成了耕种锄耨的能手。乡里乡亲都夸泰和取了个好媳妇。可就是一样不可心，张桂芬几年间先后生了五个闺女，光添人进口，不增劳力，如今小三儿不满三岁，张桂芬又腆起了大肚子。乡亲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准又是个丫头，看来张泰和取了个烧窑的，只养女不养儿，绝户头是当定了。张泰和虽然不理会儿，争强好胜的张桂芬却很不自在，整天闷闷不乐，话也少了。张泰和怕媳妇憋出病来，开始和张桂芬商量下一步的路怎么走。家乡这一带一连遭了几年灾，这一年又是几个月没见一滴雨，地里颗粒无收已成定局，一家七口的口粮没着落，眼看还要添个张嘴儿的，大人的口都顾不上，拿什么喂孩子。两口子反复思量，几天几夜合不上眼，最后终于下了决心：再次闯关东，永不回归。

薄田卖了，破屋送给了叔叔家，把仅剩的简单衣物一归拢，一家人趁着天不亮就离开了村，登上了下关东的不归路。

张泰和、张桂芬一家七口奔的还是丹东，因为人熟是一宝，这里究竟还有他们的熟人和朋友。戏园子老板很念旧，依然收留了张泰和，让他到票房卖票。张桂芬由于一路劳乏，到丹东就分娩了，张泰和高兴地请了九股香，这次生的是个儿子，张桂芬乐得直想从床上蹦起来跑回后坡村，告诉那里的三老四少，我张桂芬不是瓦窑，我生儿子啦！两口子给儿子取了个吉利名字叫蚨祥。

张泰和家兴高采烈，却有个人不痛快，这就是张桂芬的老娘。见着闺女总是好事，母女连心吗！可是看见女婿依旧穷得叮当响，她又烦了，孩子一大群，看着他们就闹心，帮他们？不痛快！不帮他们？不忍心。反复掂量，终于找了个眼不见为净的路子，去上海找二闺女张桂芳去了。这时候，张桂芳搭了个上海的彩头班，正在那里演连台本戏。

张桂芬没出满月就登台唱戏了，因为光靠张泰和那点工钱，实在养不活一家八口。但是张桂芬已经是六个孩子的妈妈，生活艰难，营养不良，气力嗓音已大不如前，戏份儿拿得不多，张泰和除了卖票，抽空还得到澡堂搓澡挣点零钱。两个大人苦扒苦拽，一家

人吃了上顿愁下顿。

张桂芬有个姓王的师弟常来串门儿，他本来是京剧班的，现在在一个叫复盛戏社的落子班里打大锣。他看张家日子过得实在太难，就劝师姐赶紧让大点的孩子学戏，即使养不了家，送出去总能省点家里的“嚼谷”。张桂芬对女戏子受人作践的事看多了，经多了，本不想让自己的下一代吃这“开口饭”。但是一群孩子像张嘴的小燕子等着喂食，自己又有多大能耐准保填饱她们的肚子？无奈何，只得先让老大素娥跟着自己学京剧，可偏偏此时落子在东北兴起来了，由于它好听好学，一些年轻人对它的兴头超过了京剧，园子接落子班多过京剧班，素娥迷上了落子，妈妈给说京剧腔，她哼着哼着就走了调，串到落子上去了。张桂芬连数落带骂，有时还抄起扫炕笤帚拍打几下，可就是不管用，两年里小素娥京剧没记住多少，落子倒是能背整出戏的全活儿，生旦净丑一勾烩。张桂芬又是一个无奈，还是由王家师弟搭桥，带素娥到了由芙蓉花挑班的复盛戏社，把她写给了在这里教戏的吴寿朋师父，学戏三年，满师后谢师一年（就是给师父白唱一年戏，只管饭，不给钱），当时素娥只有十岁。

素娥走了之后，张家屡遭变故。先是老二素艳到河边木排子上洗尿布，风吹排子，断了绳子散了架，小素艳掉到河里被卷到另一木排底下，淹死了，好久

以后才从下游挺远的地方找到尸体。张泰和伤心过度，一病不起，留下了五个孩子撒手人寰。他临终时已说不出话，两眼紧盯着这群孩子。吴寿朋是位仁义的师父，听说张泰和病危，带着素娥赶来，从张泰和的眼神里看出他是放心不下这群儿女。吴寿朋拉着张泰和的手含着泪对他说：

“老哥，放心吧！兄弟不会不管你这群孩子。我没别的本事，保不了别的，只能保他们站到台上是块材料，不给你丢脸，不让我姓吴的损寿。”

张泰和此时终于露出了难以察觉的苦笑，手松开了，但是眼睛还是没有闭，因为他的心愿是让儿子上学，改换门庭。吴寿朋只得用手给他抹下了眼皮。

丧事办完，吴寿朋决定带走小三儿，此时素娥已离开复盛戏社随师父到了哈尔滨李金顺挑班的元顺剧社。亲兄弟明算账，吴寿朋虽然接受了张泰和的托孤，还是与张桂芬签了小三儿的拜师合同书。考虑到带着两个女徒弟不方便，吴寿朋索性把自己的妻儿和张桂芬一家全部接到哈尔滨，两家分着开伙，哪家有大事由吴寿朋和张桂芬共同商量。

生活是最能磨炼人的，家庭的变故使原来张家最调皮的小三儿变了一个人。张氏姐妹中长得最俊的是小三儿，够得上是眉清目秀，尤其是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一眨一个主意，两眨出个故事，又聪明又伶

俐，是娘的眼前花儿、开心果。妈妈唱戏，姐姐学戏，小三儿自然而然地爱上了戏。她不像大姐，专门爱评戏，而是是戏就喜欢，是功夫就模仿，连门口耍猴儿练把势的她也学，蹬梯上高一点不害怕。东北土话说“逢三必猴”（褒意是聪明活泼，贬意是滑头调皮），张桂芬不无欣慰而又遗憾地承认，这话在小三儿身上是应验了。当然小三儿还小，她的学艺很多出自兴趣，主要还是好玩，玩了还学了本事，不是挺好吗，因此她一直活得无忧无虑。

二姐素艳一死，小三儿成了妈妈的主要助手，得照顾两个妹妹，还得伺候弟弟上学，这个从不知忧愁为何物的天真无邪的小女孩，突然大了许多。父亲的逝去，母亲的身体日趋衰弱，小三儿意识到生活的重担不能只靠妈妈和姐姐挑，自己也有份儿，得尽快地学本事，掌握谋生的能耐，她也得当张家的顶梁柱。不足12岁的小三丫出息成眼里有活儿，心里知道想事的大姑娘、小大人。

跟着师父到了哈尔滨，取了艺名喜彩春的大姐正给元顺戏社的李金顺打里子、演配角，一天两工戏，忙得顾不上家。妈妈除了管家，还得给彩春跟包。小三儿入了师门，主要任务不是学戏，而是看孩子，一个是吴家小师弟，一个是自己的小五妹。小孩看小孩，累得她整天披散着头发，连梳小辫的时间都没